

我们怎样减少“被《阿凡达》”

倪祥保

摘要: 在3D技术呈现上以假乱真到自由随意地步的《阿凡达》，还是能让我们感到很多与这个世界及现实生活非常相近相关的地方。因此，它不仅在技术上可圈可点，在艺术与文化上同样并非乏善可陈。

关键词: 《阿凡达》；技术与艺术；政治与文化

作者简介: 倪祥保，男，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215021）

中图分类号: J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1008-6552 (2010) 04-0076-03

曾经以《泰坦尼克号》风靡世界的好莱坞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经过13年精心准备与呕心沥血，向世界推出了视觉效果空前精美的3D大片《阿凡达》。由于3D影片独特的观赏效果，出现在其画面上的各种人物与景观都更为立体生动，尤其因为画面景别的变换、人物进入画面位置的差别和物体运动方向不同等情形，更能给人以远近大小各不相同的真切感受，留下难以忘怀而非常独特的深刻印象。

影片公认的一大看点是对潘多拉星球上美轮美奂生态景观的真切映现：在空中轻盈飞翔如水母一般的树精灵小花，用手一碰就会旋转缩小几乎化为虚无的珊瑚色圆锥型植物，硕大无比高耸参天而生机勃勃的神树，千姿百态而草木葱茏的悬浮山，桃花源一样温馨美艳的山谷家园，色彩绚丽而遒劲健壮的迅雷翼兽和魅影……这一切都是那样的栩栩如生，仿佛真的存在一样，近在咫尺地出现在观众面前。然而，所有这些能够让人如入其境的潘多拉星球景象，即便超越了好莱坞以往所有科幻题材影片的CG水平，也还只是卡梅隆的天才相象和众多CG人员的技术杰作，其实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非常非常遥远。

但是，在艺术创作和技术呈现上如此以假乱真到自由随意地步的《阿凡达》，还是能让我们感到很多与我们这个世界与现实生活非常相近相关的地方，尽管笔者并不同意网络上关于影片写了一场原住民的反拆迁斗争或再现宇宙中最牛钉子户故事那样带有调侃性的解读。也许它与很多好莱坞“越战片”有点相似，同样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那种穷兵黩武的特定时代政治气息下，具有良知的科学家与战士们的想法和意见几乎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没有充分表达的权利，他们唯一能够做出的正确选择就是义不容辞的“叛逆”；对于那些相信武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掌权者来说，更不愿意相信所谓一草一木都有灵性、任何一方自然生态都不容破坏的道理，对他们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管导演卡梅隆在这一点上是否具有非常自觉的意识，笔者却是觉得自己的看片兴会与影片本身能够展示的内涵似乎多有相近可通之处。

记得吴越先生在2009年12月24日的《文汇报》第8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好看，但没有灵魂》的文章，其中说《阿凡达》被海内外部分观众评价为“很好看，但没有灵魂”。这可能是我国大陆第一篇关于《阿凡达》的正式评论，其中关于海内外部分观众认为“好看，但没有灵魂”的说法，事实上

代表的可能主要是海外部分观众（因为国内还未公映该片），因此它丝毫没有影响《阿凡达》在国内卷起票房狂飙。今年2月，英国第63届英国电影学院奖（被称为英国“奥斯卡奖”）揭晓，《阿凡达》仅仅获得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制作设计2个技术奖。于是，2010年2月25日的《文汇报》在“文化新闻”版“文化视点”栏目又刊登了陈颖的《巨额票房难掩文化黑洞》一文。借助英国“奥斯卡奖”的东风与部分老外的观点，该文着实地批评了著名导演陆川和著名作家韩寒等人对《阿凡达》的顶礼膜拜。作为“文化新闻”，该文篇幅算得上很长，加上很大而非常醒目的黑体字标题，属于隆重推出。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观点又为《阿凡达》没能问鼎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事实所佐证，从而其影响不可小觑。然而，没有灵魂的事物，就像是行尸走肉，自然乏善可陈。那么，电影《阿凡达》真的距离美善基本兼而有之（并非十分完备或完美）的成功如此遥远吗？

“Avatar”原意为神仙降临在凡间的化身，它在电影中主要指人类所实施的“阿凡达计划”（又名“化身计划”）——以人类与潘多拉星球上“纳威人”的DNA混血后培养出身高近3米、能为人类思维所控制的“阿凡达”，然后悄悄打入“纳威人”内部，挖走珍奇矿产后带回地球。所以《阿凡达》又名《化身》或《神之化身》。不言而喻，说到化身，必有本身。从本身到化身，或从化身到本身，所变化的只是其躯体，不变的是其灵魂。只要本身有灵魂，无论化身什么样，一般都应该不会没有灵魂。当然，关于本身与化身灵魂的说法，与关于影片是否有灵魂的意思不完全一样，但两者之间显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借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经典说法，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一切科幻题材影片其实都应该具有现实主义思想精神的影片。因此，看3D大片《阿凡达》是否有具有作为一个艺术品的灵魂——人文意义，说到底，主要看影片中主要人物及故事所承载的人文内容是否能折射出当下的人类社会现实，即是否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精神。

《阿凡达》中的男一号杰克·萨利，是一名因伤残双腿瘫痪、必须以轮椅代步的前海军队员。当他成为“阿凡达”进入潘多拉星球后，躯体自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也不再残疾，但是他作为人的灵魂始终还在。开始，他很懂得自己作为人类的使命，努力为之艰苦奋斗。后来，他在参与“阿凡达”计划实践过程（特别是与表面看来粗野蛮悍、其实善良淳朴的“纳威人”及其生活环境的接触与沟通）中，发觉了“阿凡达”计划背后的阴谋残忍，更意识到了“阿凡达”计划的可怕后果，于是决心为改变部分地球人贪婪霸道、穷兵黩武的作为而义无反顾地“叛逆”，即为保护“纳威人”神圣家园而与不断地毁坏地球的那些地球人进行奋不顾身的殊死抗争。毋须赘述的是，促使杰克这个主要人物故事能够出现如此发展变化的深层动力与深刻原因，其实非常简单，那都是因为爱心与爱心的融合、良知与良知的沟通。

影片中，“纳威人”公主奈蒂莉与杰克的“阿凡达”之身初次相遇，面对事实上是异类的杰克的“阿凡达”，她自然地想消灭这位入侵者。那时，尽管他们在空间上近在咫尺，形体上互相仿佛，但心灵与情感之间存在着巨大而难以逾越的鸿沟。使人物故事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转变的，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一提：当奈蒂莉拉弓射击时，作为圣母显灵表征的一朵树精灵小花不偏不倚地悠然降临到她带毒的弓箭上。受神灵启示，她放弃了射杀杰克化身的念头而开始对他提供营救与帮助。从此以后，不仅是外表同为“纳威人”的杰克与奈蒂莉在爱意与相知方面日益亲近，而且作为人类的杰克与潘多拉星球上的一切生命（不仅仅是奈蒂莉和所有“纳威人”）在感情与灵性层面实现了亲密而深入的沟通。尽管这些都只是一个科幻影片的讲述，但是发生这样的故事对于“并非草木焉能无情”潜质的人类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对于当下已经非常懂得自身只是整个生命网络中的一环（无法独自存在的一环）道理的人类来说也是“不取诸邻”的。令人难忘的是，有关一切生命都只能存在于巨大生态网络中的理念，在影片表现潘多拉星球人举行的神圣而重大仪式中有过多次类似“重复蒙太奇”式的直观造型表达。因此，即便我在观片开始确实更多只是惊叹于电影对潘多拉星球上一切不似仙境而胜似仙境景

象的呈现是那样的美轮美奂,随着影片故事的发展,我不仅仿佛变得像“纳威人”一样能感到万物有灵,而且自然也能强烈地感知杰克那样的地球人和奈蒂莉那样外星人充满珍爱生命、护卫家园意识的灵魂,并在内心深处产生十分强烈的感应与共鸣。

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英国奥斯卡奖,还是好莱坞的奥斯卡奖,它们都肯定有一定道理,都有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借鉴的地方,但似乎不应该让我们唯其马首是瞻。卓别林从来没有拿到过奥斯卡奖,他的电影至今仍然比很多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要更加受人欢迎和富有生命力;被戛纳否决的《一个都不能少》,在威尼斯摘取桂冠;在国内被十二分看好的《梅兰芳》,到柏林电影节一无所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怎样真正努力减少中国人和中国电影的“被阿凡达”,既不是主要在于观看别人的评价乃至表情,也不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去批评、否定乃至有意无意地抹黑对手,而应该努力实事求是地正视对手、尊重对手和学习对手。

文化例外,所以电影票房也不是一切。但票房在正常播映过程中又是电影观赏性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甚至与思想性、艺术性也密不可分。当看到影片中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士兵来到树木茂盛的“纳威人(Navi)”家园毁坏第一棵绿树、践踏第一缕青草、翻转第一片土壤、射出第一颗子弹的时候,不仅可以使人想到刚刚拉下帷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想起喜马拉雅山南麓人民早就发起的“抱树运动”,想起中国伐木英雄后半生的造林行动,更加想起拍摄于几十年前很多著名好莱坞“越战片”(如《猎鹿人》、《现代启示录》、《野战排》等)中的某些情景。尤其是后者,那应该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记忆犹新的,也可能是导演卡梅隆有所借鉴的。影片《阿凡达》中穿梭于山谷丛林里肆虐扫射的武装直升机,还有那火焰喷射弹和类似凝固汽油或化学品集束炸弹,确实都能使人想起相关电影中源源不断地向越南大地进行猛烈扫射与轰炸的经典镜头和历史事实。因此,笔者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当英国上下正在面对事隔20多年后再次酝酿风波的马岛问题时,对于《阿凡达》思想主题的肯定,将非常不利于大英帝国历史上获得且至今拥有的很多利益。而当今世界,又有谁能在文化例外原则之上断然拒绝有关自己国家利益的“政治正确”呢?

不管是热潮刚过的《阿凡达》、《2012》,还是犹在眼前心中的《后天》、《机器人瓦力》等好莱坞影片,似乎都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近年来,为数不少的美国电影艺术家确实都在通过他们所创作的影片来为保护地球生态平衡、环境不再污染与恶化而大声疾呼、奔走呼号。然而,也许那些令人尊敬的导演所在国家的政治家们,不仅长期不愿庄严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而且在解决地球变暖问题上的基本策略也几乎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相去无几。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全球化,竟是那样一会儿距离我们的相象很远,一会儿又与我们的感觉器官很近;一会儿高大得使我们须仰视才见,一会儿又缩小到让我们俯视难觅。

于是,我又想起了邵岭发表在2010年2月26日《文汇报》在“文化新闻”版的“文化视点”栏目中《是什么让我们念念不忘》一文中说过的:“看电影不就是为了了一种穿越——穿越复杂的当下,抵达单纯的世界,哪怕那世界从来都只在心里存在,也让人感到痛快。”事实上,一部电影确实既不可能帮助我们完成一次伟大的文明进化,也不可能成为吞噬我们思想精神的文化黑洞。年末岁初以来,《阿凡达》在我国不仅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对象,更是一个特别热烈的话题。现在,一般大众狂欢式的热潮已经自然而然地过去,知识阶层的理性探讨正在此起彼伏地继续。不管其声名与影响力如何潮起潮落地日新月异,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和很多中国电影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被阿凡达”了。怎样使中国人和中国电影尽可能减少重重地“被阿凡达”那样的局面,应该是一个还需要继续的话题。面对《阿凡达》,我们不必认为自己还是落后几百年,也不能以为其只是“看,却不见”(有内涵)的炫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好莱坞,努力于我们应该拍好的电影。